劒笑

劒筴第十六卷

藥獻篇凡三十七條凡三十九事

下車免劒

直對劒

探書伏劒

劒譬射

劒學

劒無足

劍斷旗

吹劍

鵠籠思劍

劍譬士

西閭脉劍

劍長人短

罪劍非攻國

去琴按劍

舞劍惡齊凡

喜劍

揭劍

晉劍綬楚人

劍槈

犯劍咸陽宮

漏月劍

劍腧客

提劒起義兵

恐劒

劒斷家

詠劒

說劒鎮常山

劒入椒殿

鴉九劒

劒筴第十八卷

明[illegible][illegible]錢希言譔輯　華亭俞廷諤訂定　長安崔爾進授録

藥獻篇

韓子曰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諷亦藥也抑東方生謬諫之義乎

筴曰聖王有言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進忠藎獻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啟沃漸漬匡捄補導斯皆古者臣鄰之義焉至于言之者無辠而聞之者足以戒聖

人亦曰吾從于諷矇瞽之誦又可少哉紛紛帶劍入朝豈無磨礪其君之思然嬰鱗者不過數人何寥寥不概見乎將微腹背之毛多于羽翮之美邪其以劍諷者亦皆辯智從横辭令捷給開說左右有所發明雖舌鋒如楚龍淵尚亦思警覺曉寤而不自同于衒沽者也易曰納約自牖焱藥獻

下東郭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

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斷耳子今不正轡
啣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兒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者
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何食肉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缾之藿食者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埜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劉向說苑）

直對劒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

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
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
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于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袵懷非文也凡
爲不善遁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干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劉向新序〕

授書伏劒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辜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之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必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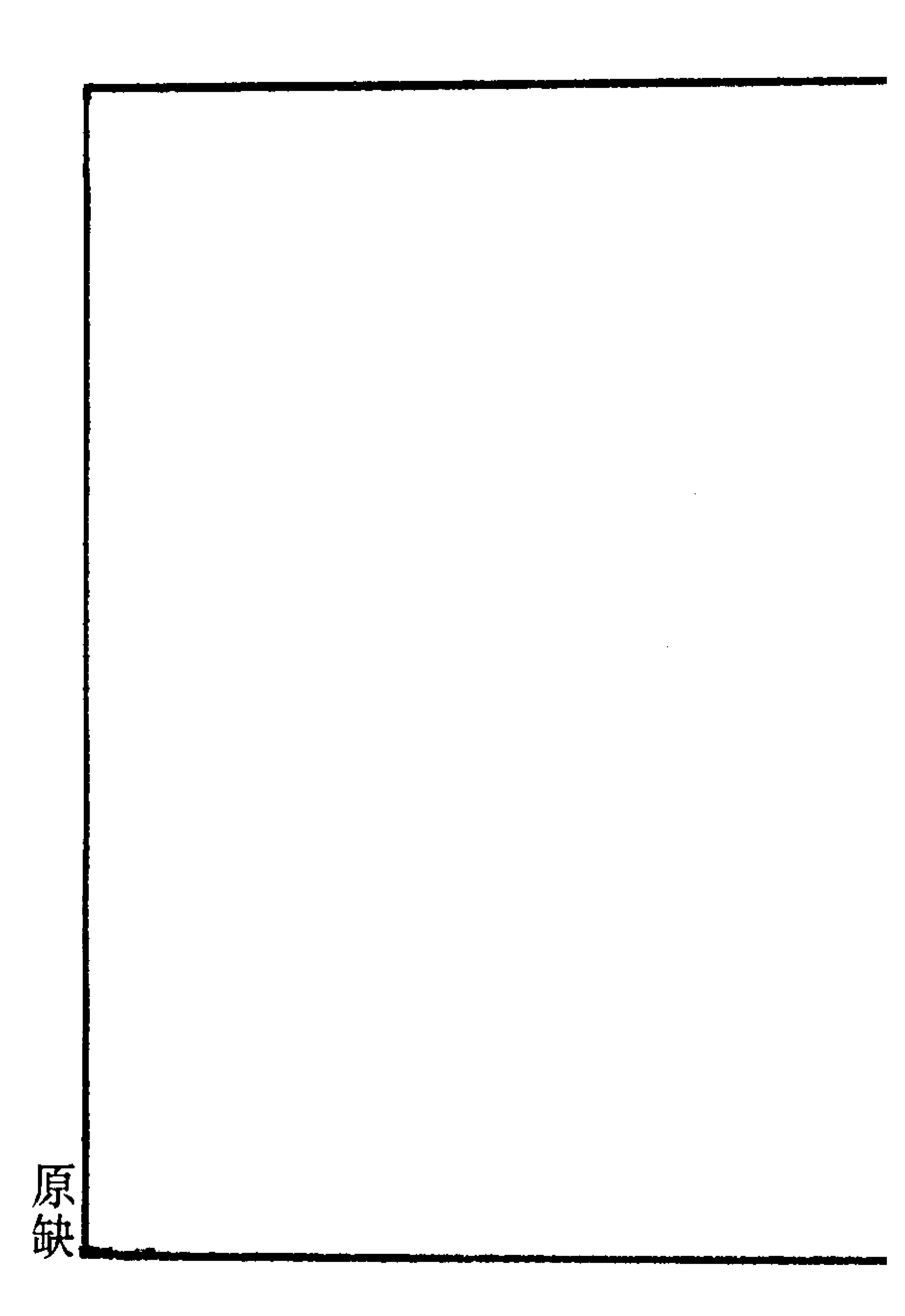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

揚干悼公之弟行行列也亂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爲我執之勿得失也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辠不避刑其將來辭陳其辭狀也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illegible]大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責於揚干不忘其死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日前日也扭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足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會盟而及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晉語

劒譬射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


原缺

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劉向新序

吹劍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徳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内熱

發於背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背折其脊卒于閭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
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
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

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呼洛也）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莊子）

鵠籠思刎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

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閒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王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願獻于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

劍譬士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

俠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

西閭喻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

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
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illegible]曾不如瓦磚隋
侯之珠國之琏也然用之彈雀曾不如泥
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
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
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
契銕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錢之錐令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説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與夫未視之狗耳 劉向新序

劒長人短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耳即與髡共飲酒劉向新序

罪劍非攻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廏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

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
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杝其衣裘取戈
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
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
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
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
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
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

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墨子】

去琹按劒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故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同孔也若人撥急爲清濁琴緊其弦則清慢其弦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醳之愉者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

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蓋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史記

鋏劍還齊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

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兒郊師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肯封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于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强辭（强猶固也）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集韻　沮止也）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

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

樂患趣難者也

戰國策

靜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辭而之薛與劑皃辨俱留無幾何劑皃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皃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皃辨行至于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皃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皃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

猶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于薛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來其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云可也靜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

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于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變也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一猶乃也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答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靜郭

至國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也）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呂氏春秋）

喜劍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蕭相它國故）至楚獻象床（象齒爲床）郢之登徒（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直使送之（直猶當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戌當恤）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瓢同言其細若絲髮一作標）賣妻

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珤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材出千人曰英十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誘誘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床所莫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珽劒一垂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郢送也

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珏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珏于外者疾入諫戰國策

揭劒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表反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艸具（艸不精也具饌具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前 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

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也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令也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讀通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聞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是謂國事）憒於憂（憒亂也以憂思昏亂也）而性懧愚（懧當作懦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于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偏合矣勺剌憶命矯命託言孟嘗君之命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

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　戰國策）

晉劒緩楚人

管鼻之（魏人即樓鼻）恐令翟强與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强）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卑之入秦之傳舍鄭食其傳注止息傳置之舍舍不是以舍之守衞之盛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樵蘇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矣可秦待巳巳厚可以不與秦事秦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輕乃可[illegible]戰國策

劒擗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

尹君曰猨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

之立教首也共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犯劍咸陽宮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

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

人邪使者問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

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
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
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
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
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

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說苑]

[鄒陽書]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陳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脱死如毫釐矣

漏月劍

秦王爲荊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潚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荊軻燕丹子

劒踰客

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史記

說劒歸漢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孰
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
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隨何說淮
南王曰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
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
以戰勝自勝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

人還兵間以深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史記

舞劒請爲歌

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甞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以劒起舞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史記）

（唐李白贊）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升光陰虹賊虛諸呂擾攘朱虛來歸酌高堂雄

劒奮擊太后震惶爰諭產祿大運方昌
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幸脫劒

爰盎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忼慨兄子種數諫之及徙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

厚過益〔漢書〕

劒賤侯

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夫貴布衣一劒之任賤侯王之

位不智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白甚爲大王不取也　漢書

劒肉

上以東方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三伏之日也）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其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漢書

揚雄解嘲 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借尚方斬馬劍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檻軒前欄也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後漢書

後漢楊賜嘗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愛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illegible]

後漢班固贊安昌貨殖朱雲作娸 梁

元帝諫爭稱贊朱雲折檻遂其倖直

礪劍不斷髮

陳正為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

正曰臣有三辠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熖不能焦髮臣辠一也匣出佩劒曰砥礪不能斷髮臣辠二也臣與庵人六月同觀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辠三也光武乃辠黃門而釋正 謝承後漢書

陳劒客

靈帝光和初陽球爲司隷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

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識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納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容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同受誹謗致邕罪刑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臣矣[illegible]

劒起義兵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

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公甚器之蚤卒公與荀彧書自志才亡後莫可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公

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公曰備有英雄志今不蚤圖後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公笑曰

君得之矣 魏志

恐餉

河開王慶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

密守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歲餘城中粮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

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

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良輿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涵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糇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雁以運擬竟知何日正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雖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

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無虞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非史）

劒斷家

唐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唐儉乃封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幷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

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烟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濟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

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孟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 舊唐書

詠劒

郭代公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之公上琁劒篇云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劒入椒嵕

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朱全忠令左

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宗樞密使蔣玄暉弑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傑不虞全忠方專西討慮變起于中故害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

夜一鼓將玄暉選龍武衛官史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夫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中使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

[illegible]衛大所殺[illegible]訖何皇后將害之
后[illegible]于玄暉玄暉以金忠止害帝釋后
而去帝殂年三十八　舊唐書

鴉九劍

唐元和中白居易譔新樂府五十篇大抵
皆以諷諭爲體播于樂章歌曲焉中有鴉
九劍一章思決壅也鴉九人名其辭曰歐
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鴉九鴉九鑄
劍吳

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鋏騰精火
翻熖矚躍求為莫邪劍劍成未試十餘年
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開匣長思用三尺
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
鵶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刜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為君
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艸出